

道書集成

九洲圖書出版社

孫子註解卷之一

性一

計篇曹操曰計者選行量敵度地料
計神加德宮以漸主客成故故孫子
也何計以計為首也杜牧曰計者
天地持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
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
此五事故者為廟堂用兵之遠莫先
者謂計王持天地也今兵家上平實
而後出兵也管子曰計先定於內
也或曰兵貴詭計宜曹公謂計為首
廟堂者何也曰計之賢愚敵之強弱
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知應則在
於計之所載非可以險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
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
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
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
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
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
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

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
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堯臣曰地有
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哲曰兵舉
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兆
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
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
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

求物情以應敵○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
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
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
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
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
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
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
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哲曰經常
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
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

計然後能直彼已勝負之情狀也○張預
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
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
情狀

一曰道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哲曰此經之
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
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
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
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
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
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

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今民與上同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眾則三軍一心樂為其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

荃曰危亡也以道理眾人自化之得其同

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

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

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為之死復

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

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

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背臆也如

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

於危疑也○陳暉註同杜牧○孟氏曰一

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

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

士民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

為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

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

人情說偽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共愛

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

之至也故百萬之眾其心如一可與俱同

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

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

目而覆背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

同致不畏懼於危疑○賈林曰特能以道

為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

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

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

道者亡○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

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

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

之圍沈寃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梅堯臣

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

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哲曰道

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

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

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

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

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

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李

荃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

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

最可據驗玉成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

裨窺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奧察其指歸

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

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具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月三周三十

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

星紀具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具先用

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

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

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道歲

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道歲

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道歲

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道歲

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說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喜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閭閻與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况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為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胷貨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絕紀向山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伐紂背

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今可目睹者國家自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眾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逾有十歲十歲之內東南西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截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焉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探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既吹于泥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駭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

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運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為災請選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者率眾先泚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特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馬乃命志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龍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

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之主或為一瑣一馬則必殘人遺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叙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喻為孫權數會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草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昭以叙之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沈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敵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賈林曰讀時制為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愛民也○王哲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稷書張良乃太公兵法

是也意者豈天機神靈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為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蓋敵陽即盈吾陰即而奪之又云設右為牝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為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為請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善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瘦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

向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電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李荃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李荃曰此五者為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遠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證度天下之眾寡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疾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果斷嚴能立威○王哲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執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眾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眾撫士非勇不可以決勝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眾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操曰部曲播憾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

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管陳開闢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

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夫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

王哲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張預曰已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哲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道德智能○李筌曰執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任親賢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德德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誰知誰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官之奇儒而不能強諫是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哲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

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僻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操李釜並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梅克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哲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威久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執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牧曰賂法設禁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杜佑曰發號出令校執下不敢犯○梅克臣曰齊眾以法一眾以令○王哲曰孰能法明令使人德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子獲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為如此

兵眾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強卒眾車多為強○梅克臣曰內和外附○王哲曰強弱足以相刑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強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閑馳逐使弓矢習擊刺也○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聞變○梅克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哲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察○張預

賞罰孰明

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杜牧曰賞不借利不濫○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梅克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哲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難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賈林曰以上七事量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克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操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

加用戰必敗引而去之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暉曰孫武以書千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闔閭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宋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為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千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哲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伍其外

乃乘形勢之勢也伍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為勢於外以助成勝○王哲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為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利勢須因敵而為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操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荃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大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哲曰勢者乘其變者也○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李荃曰軍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哲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眾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史弼揚塵樂枝之譎也萬督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李荃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緡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婁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誇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安沮吾眾械要敬于廣武以三十萬眾至白

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之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鷲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藏老於漢使之義也○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若孫臧滅龐而制龐涓○王哲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厥師說高祖圍于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如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罽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

之形韓信威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杜佑曰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詭懼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梅堯臣曰使其不能曠○王哲同上

近者韓信陳舟臨

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晉侯伐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魏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兵與越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兵人分以禦

之越乃潛涉官中軍而襲之兵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人得此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眾大至牧多為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柴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得檀悉驅部內牛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得檀陰分十將掩

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今茲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哲曰亂謂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為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為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郟是也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陰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備兵遂為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待不論虛實常須為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壤敵若備政治實上下相愛實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

為備也○陳暉曰敵若不動完實我當謹備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哲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為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曹操曰避其所長也○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眾乃搗失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未曠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曰洎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為不可

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威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哲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遠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操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曰是臣父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孟氏曰敵人威怒當屈撓之○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激輕戰○王哲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營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

怒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李荃曰帶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米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素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

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為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陳暉曰所欲必無所顧恠子文以

或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

○杜佑曰彼其舉國與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情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王皙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兵子伐齊越子卑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兵也後果為越所滅楚伐庸七過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為二隊以伐之連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操曰以利勞之○

李荃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具伐楚公子先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為三師以肆馬我一師至彼必盡聚而出彼出我歸並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具矣○

杜牧曰吳公子先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為三軍以肆馬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並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具於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敵右則擊其左敵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皙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

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累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敵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其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李荃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問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為秦所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

急擊下榮陽漢王遁去○陳暉曰彼怪爵祿此必指之彼畜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違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曰敵相親當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問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逃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李荃曰擊懈怠襲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敵不知所以備也故曰兵者無形為妙太公曰

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梅堯臣王哲二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圍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水達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執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落之兵寡矣

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令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魏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

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諸葛瞻自涪還陳行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為東魏將軍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

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名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緝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敵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蹊跡悔無可及周文曰歡前弄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圖意又粗於得志有輕我心乘

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午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玄潛出軍發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陳未及成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遁陷洛州開泰沒境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者則襲之若

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曹操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也故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

之要秘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為不可先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哲曰夫校計行兵是謂常法若乘

機決勝則不可預傳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

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操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情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算勝太

一適甲置算之法因六十算已上為多算六十算已下為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人敗客少算臨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算者計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算矣○王哲曰此懼學者感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為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擊為○張預曰古者與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進之故謂之廟算算深

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
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
計勝少計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
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
無計勝負易見

社

子

孫子註解卷之一

孫子註解卷之二

性二

作戰篇曹操曰必先算其費務
計然後備戰具是以戰次計之萬
王哲曰計以知勝然後與戰而其
費無不可以久也○張預曰計其
定然後定軍馬利器○陳運軍
用以作戰
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十乘帶
甲十萬

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
言萬騎之重車駕四馬率三萬軍養二人
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廐二人主
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
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
帶甲十萬士卒數也○李荃曰馳車戰車
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
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
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為率
則百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
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
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

五人糶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
五人故二乘燕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
眾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眾
皆可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
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
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
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哲曰曹公曰
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皆謂馳車謂駕革
車也一乘四馬為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
公曰重車也皆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
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
卒數也皆謂井田之法向出兵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
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
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即攻車
也革車即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
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
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糶
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
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

矣

千里饋糧

曹操曰越境千里○李荃曰道理懸遠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曹操曰謂購賞猶在外○李荃曰夫軍出於外則幣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充備修繕言膠漆者舉其微細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與師動眾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君論議○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王哲曰內謂國中外交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盡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

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華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購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控銳攻城則力屈曹操曰鈍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謂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控銳士傷馬疲則屈○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哲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攻城則益甚也○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眾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輪用不給○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控銳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李荃曰十萬眾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厲門之下兵控遼水之上跋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玄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穎豈能為之謀也○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為謀畫也○賈林曰人雖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哲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共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

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雖有伍
賈孫武之徒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
故兵間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操李荃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
無也○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
以神速為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
為巧矣○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陳暉
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
杜佑註同孟氏○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
未見工而久可也○王哲曰哲謂久則師
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何
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
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
逆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
收眾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
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
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
識虛實令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
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
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

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
巨復皇家以懿屋尉魏思恭為謀主問計
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繫少主志
在巨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
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
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
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
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
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
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
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
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
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
山東之眾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
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
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圍一年不計死
傷與糧斃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李荃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杜佑曰兵

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
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
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梅堯臣曰力屈
貨殫何利之有○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
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
利也
李荃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
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
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賈林
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杜
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
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
靖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
禍也○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
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
王哲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
也○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
知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李荃曰籍言也不再籍言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兵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人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起役籍乃伍籍也此參為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陳暉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用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梅堯臣同陳暉註○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役謂與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逆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李荃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荃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國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孟氏曰兵車轉運千

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貨貴則百姓虛竭也○李荃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欲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園虛盡也○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家園虛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王哲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為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皆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